

“山”字的一竖,像一把猩红的匕首,横亘在层层山脉,穿插在默默人群,编织起每个生命的野蛮生长。山本之下,没有活色生香,连阳光下的阴影都跳动着猩红。山本之上,没有幸福颜色,连那些妙曼在重峦的黛青都含着冷漠。《山本》的字里行间,杂着死亡。那把痛苦的匕首,穿过人物形色,留下死亡。把那些死亡捏在一起,丢出去,就是故事。我想把捏合的故事拆开,将平。看看那些鲜活的死亡,是怎样引导情节走向,最后在涡镇开出死亡的花。

涡镇人就是秋天地上的枯叶,风过、鸟过、人过,都会碎。无论怎么样,都不会活过这个秋天。陆菊人的三分胭脂地也就是那把痛苦的匕首,先穿过了井宗秀的身体,给他带来了风光无限,也将他早早拖进了日暮黄昏。井宗秀的风光,涌起了许许多多埋在土里眨眼睛的人,他们穿上了黑衣,戴上黑帽。手里有了枪,也就攥着自己的命,也攥着别人的命。井宗秀们的起义揭竿也就是秦岭狂风暴雨的中心,他们的存在是一方太平,然而一方的不平也因他们的存在而缘起。那个时期,任何群聚而起的团体:不管是远在上海花花世界的青红两帮,亦或者是雄霸一方的各地军阀,甚至是坐稳中国半壁江山的国民党。最终的结局都是风流云散,秋天枯叶而已。至于井宗秀,一个出身不起眼的小县城里的普通人,不管是小说里的他,还是原型陕北军阀井岳秀,都是太过渺小的一粒尘土。他的出现与崛起,无论其中波折几何,都不难预见结局。毕竟,他们的游戏太大,规则太严苛,而胜者只容得下一个。井宗秀之于世界,犹如尘土之于秦岭。

不难看出,死亡的种子早早埋进了涡镇的泥土,而生存也就成为了走向毁灭的生存。但在真正的毁灭到来之前,被毁灭者会获得极大的自由。他们可以卷起方圆百里鸣嚎,那些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村民对他们的高头大马投以湿漉漉的目光。而那些戴着嵌有翠绿珊瑚的丝绸瓜皮帽的土豪士绅们则成为他们的票庄与粮仓,抢到只剩下发不出翠绿光芒的瓜皮帽和咧着嘴除了一排黄牙没有任何金色为止。所以当死亡成了前提,有了相对的范围,那这范围内的额度一定是宽容的,充满无限可能的。涡镇不大,井宗秀显然也不是这不大的世界里显眼的存在。在这批孩子中,井宗秀的光芒远大于其他人。对于自己的哥哥,井宗秀的感情接近于冷漠,或许我们可以大胆推测,那个时代的残酷剥离开来人们的情感,而那些浓于水的藕断则用生命的重量挤压。涡镇年轻一代的角逐,也就是漩涡的中心。井宗丞、井宗秀、阮天保、杨钟,陈来祥这群野孩子中。井宗丞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天资,从故事的开始,他就是村民们避而不谈,却又绕不开化不开的漩涡。同时,也是因为天资,他成为了阮天保心中不得不除掉的人物。与往常叙事结构相异,《山本》里的英雄多裹挟着悲剧的色彩,像是在脱离母体前就受了上帝的诅咒。总会以一种溅着血的方式给自己生前的风光淋上些难掩的乖张。与五雷这些杀人越货的土匪不同,井宗丞身上除了那一股子与深山老林截然不同的正义外,还裹挟着稚嫩干净的浪漫。深山上,草丛间,井宗秀与女友的野合是整本书中最浪漫的光景。而这场人性主导的离合,进退却也以人与自然的交互终止。四周荒芜,意气风发的井宗丞选择将他的意气凌驾在女性之上、月光之上、甚至于自然之上。于是,向所有敢于挑战万物自然权威的人间英雄一样。上帝派遣自然万物,夺走了他挚爱之人的生命。这可以看成是作者对于人性古典美与悲剧美的致敬,也可以作为井宗丞偏离理性走向毁灭的开始。这很有趣,作者以典型西方的思维,去填满一个来自乡土中国的人物,井宗丞更像是个罗马神话式的英雄人物。他的乡土味道稀薄的可怜,他的出现代表着作者对于美学及美学延伸开来的浪漫因子最为直接的探寻。

从最早去至亲,到后来丧失挚爱,从传统的伦理亲疏角度而言,这对于井宗丞过于残忍和冷漠。但不管是村民还是深山老林中的黑色势力,都没有

最早是在北京的会议上,听夏烈说他要写一部个人回忆录,记下自己经历过的网络文学中的那些事。夏烈性情活泼,谈吐诙谐,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直到在一次峰会上,他跟我说的回忆录要在5月举办的文学周期间发布,我大吃一惊,原来是真的。及至在杭州拿到这部黑白底封面的《大神们——我和网络作家这十年》,看到书名瞬间就起了好奇之心:一定藏有不少“我和大神们不得不说的故事”。此前粗略翻过夏烈的《为爱寻找方法》《散杂集》里那些感性文章,认真读过的则是理论著述《观念再造与想象力重建》,因此我见识过他庄谐间转、疏严交错的文字功夫,这本书又是写我既熟悉但又对很多事不明就里的网络文学这个行业,自然就勾起了我的阅读欲望。在从杭州回京的高铁上读完,就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觉,那些事原来是这样。而就书的表达看,就像他在扉页上给我的有趣赠赠:“私情公用”——“私情”是他个人的经历和感悟,“公用”则是字里行间潜伏着至少“半部”网络文学史。

浙江是网络文学的重镇,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中国网络作家村均落户杭州,一众“大神”在杭州“击键疾书”,不间断地生产着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在“环列诸神”的背后,常常会发现一个人的身影,那就是夏烈。很多“现象级”文化风潮与夏烈有关,比如“甄嬛热”等。他亲自参与并推动了网络文学从“小打小闹”到如今成为大众主流文学阅读方式的全过程。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正是他在这一过程中与那些创作和产业中的“大神们”交往的记录,他自谓是“一个人的网络文学实录”。相信很多读者和我一样,对于《盗墓笔记》《后宫·甄嬛传》《浮沉》等的兴趣,不



姜绍泽

对他示以任何同情,因为观念的变化,我们已经无意识地走到了东西方的中轴线。虽然承载着巨大的伤痛,家庭分裂,爱人早逝,但井宗丞仍是一个手里有枪,攥着自己和别人命的游侠。传统伦理的世界里他颓废不安;现代战争中他则是呼风唤雨的角色。而对于我们或者他们,什么时候已经不再满足于对阖家欢乐的追求?什么时候审视的天平开始倾斜?《山本》从多个角度尝试人性的可能,或许从井宗丞的浪漫扒开,也能看到隐隐跳动的人性。再就是井宗秀,我更习惯将他视为创业者井宗秀。井宗秀翻起的泥土,不过是涡镇千百次绞杀染起的一滴墨水。我们甚至无需上帝视角审度他波浪般的人生就知道,他卷不起风暴。但每一个我,都在渴望一个平民英雄的崛起,都在渴望他不大的波浪下映出惊鸿。我们冥冥中都希望,上帝的眷顾可以落在阡陌人群中,因为那代表着拥挤的资源顺着手指间的缝隙细沙般地流下。面对那些摇摆着肚子、手握资源的富贵人,井宗秀们的眼睛是血红的,随时迸发出贪婪。他们的崛起意味着深埋泥土将要窒息的不得不起,既然早早晚晚也要被干涩的沙土凝固眼鼻,不如硬着头皮将那些厌人的富人拽下马来。所以,井宗秀们的生命消减犹如褪下的皮,转眼新鲜的肉又长出来。翻涌的不安人群,终将走向毁灭的生存,决定了井宗秀的创业必然是赤脚踩过荆棘碎片,凝视空洞的幽幽深渊。

面对间接杀死父亲的是自己亲哥哥的流言蜚语,井宗秀的冷漠与崛起后得知哥哥被自己的对头杀死的愤怒形成有趣的对比。自我强大以实现会暴露隐藏的人性和人性所带来的强烈欲望。但先天的资质,和这些熟悉的陌生人时刻提醒着井宗秀,包裹愤怒远远比被愤怒包裹更有效。而那个作为共产党员的哥哥,对于所有人都是不一样的存在。割离不开与井宗丞的联系,在那时的任何角度都是不利的,即便是切割的一干二净,也会遭人口舌甚至死于非命。这一次,理性或是狰狞的求生欲占了上风。但随着自己的茶庄日益兴隆、手中的人马愈显露出獠牙,井宗秀深埋心中的力量也一点点变化。而这一切的导火索与其说是井宗丞之死,倒不如说是阮天保的反击。阮天保是收拾残局的万事灵,当井宗秀需要给大势力找个借口的时候,阮天保的反叛则给了井宗秀清君侧的名头。而当阮天保将要灰飞烟灭之际,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共产党,又野蛮生长为和井宗丞平齐的人物。这一刻,阮天保成了缠绕宗丞、宗秀兄弟们命运的绳子。忽隐忽现的阮天保,是作者对于人性的一种试探和刺激。阮天保的一举一动都在刺激着日益膨胀的井宗秀的神经,放在创业之初,井宗秀仍是对家人分崩冷漠寡言的井宗秀,但井宗丞被阮天保暗算致死的时刻,井宗秀已经



是个有钱且雄踞一方的人物。现在的井宗秀,已被自己或是他人架上神坛,为了维护所谓的权威或是自己膨胀的人欲,井宗秀势必必要高调地拉开与阮天保的战争。于是就有了小说中那一幕,在黑夜与晨曦交汇的时候,会有一个人,骑着高头大马,沿着城墙轻快伶俐地走。而他身后的马上,绑着的灵牌上写着“井宗丞”。

在小说众多的人物中,最为惹人怜爱的是杨钟。杨钟们存在于我们生命中的任何时期,“他们最大的乐趣是抬杠,你说宗教有用,他就说宗教的用途其实都能被其他非宗教的物质替代,比如大麻就能产生宗教崇高感。”这种人,没事的时候我们讨厌,但当糟心事胀满心窝时,又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山本》里,杨钟跳上跳下,跳跃在他活着时候的每个情节。对于阮天保、井宗丞、井宗秀来说,强大是悬在头上的战斧,一切的一切要给这把厌人的斧子让路。而对于杨钟来说,他一会儿跳上一会儿跳下,没有哪把斧子可以精准地落下、砸到他。事业于所谓的精英们而言是生存基石,对于杨钟就是一滩烂泥,想起来的时候就玩一玩,捏个兔子或别的玩意儿,不开心了就留给那些精英们小心翼翼地经营。对于自己的女人,杨钟是服气的,他像个孩子,缠绕在菊人身边。面对自己女人的呵斥,他会严厉地、恶狠狠地在心里骂,但练一会儿轻功、在酒馆吹一会儿牛就忘了。他知道自己配不上菊人,所以他像个孩子,走在菊人规定的中轴线上。有时候会偷一会儿懒,被踢了下屁股,揉一揉,还会向前走。他甚至不知道如何爱一个女人,不懂装腔作势地讨好。在他心中,最有气势的事是将两块银元摔在桌子上,银元发出清脆响声,然后再胡吹一通。杨钟没有任何远大的抱负,做事也没有任何计划,就像一块豆腐般可人,傻到可爱。我想,如果井宗丞是浪漫,杨钟一定是童真。他就像个孩子,对菊人那种模糊的恋母情结,指引着杨钟的行动。菊人说“不能给井团长丢脸”,他就像个孩子涨红了脸,给井宗秀牵马执鞭。菊人批评他,他就像个急于证明自己的孩子,必须做出成绩。菊人打他,把他从炕上踹下来。他就爬树上,自己生自己的闷气。对于菊人身体的探索,更像是孩子对于母亲的索取。不知怎么,对于井宗丞、井宗秀,阮天保甚至是五雷的死,我都不以为意。对于这些所谓精英的撕扯、拼搏,我们早都习以为常。但杨钟的死,却让人隐隐作痛。他不属于这个藕断的世界,他的世界只有站在高高的树上,望着遥远的天。他的天空很蓝,而人间又太复杂。其实,跳跃的杨钟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于人性的终极试探,作者把杨钟与世界切割开,中间立着一面无限的铜镜,铜镜那边染着猩红,映着铜臭,铜镜那边天空化作边城,而杨钟与他们越来越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大神们》:批评家的意气 and 燃情

□ 杪 桫

墓笔记》申报奖项的全过程,由作者最初同意推荐参选,再到如何从评委会资格审查中出局,最后到作者的心理反应,还原了网络文学最初以“文学”身份登堂入室时的尴尬场景,以及网络作家进入文学现场时的心态变化。这些都是研究网络文学第一手的活态资料,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当然,归根结底,这部书并不是网络文学的“正史”,而是作者个人的记忆呈现。支撑全书的固然是网络文学发展史上出现的一些人和事,但是跃出史实之外的,则是作者的情性。在回忆“传主”的过程中,作者处处将自己摆进去,以自己的视角看人看事,从不吝于表达个人的感受和见解。所以,我们在其中不仅看到夏烈眼中的“大神们”的形象,同时也看到他自己的经历和形象——书中既有“习惯于在热闹非凡的时候,从那些过去密友和知交的身边撤出来,做自己的事,做新的事,爱新的人和文字”这样的自我感怀,也有“这种文艺小资感和对资本特点的不够知己,是我很快萌生退意并最终离开的决定性内因”这样的自我解释。常言说“认识一个作家最好的办法是读他的作品”,这部书恰恰就有这种功效。这其中,最令我欣赏也足以令我感动的,是他对网络文学、对网络作家的赤诚之心,行事做派颇有“扶上马送一程”“五湖四海皆兄弟”“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的道统之风,比如经手

的书稿选题没有通过,就觉得愧对作者沧月,并择机归还;为联系到流澈紫,甘愿费尽周折去“施计”,这些细微的小事读来令人暖心。自称“羽扇纶巾”也不是摆摆形象、说说就罢了的,而是实有其心、实有其证的,例如敢于在体制内外悠然而往,又倏忽而来。这些都是性情化的体现。

夏烈是当今网络学人中少有的既从事过作协工作和传统文学期刊编辑,又曾经过网络文学产业的磨洗,并在学院体制内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评论家。因而他关于网络文学的理论批评文章从不缺乏现场的支撑,所以论点新颖、论证扎实——网络文学蕴含的复杂属性使之成为不是躲在书斋里就能被看透的事物。因而夏烈的经历就极为重要,这种“三合一”的历练堪称“生成”一个优秀网络文学评论家的完整范式,但并不是谁都有这种机会和胆识。这也同时造就了夏烈的文风,既有学院范儿十足的学术话语,又有像《大神们》这样的随性文字。在两种隔阂很深的文类中穿梭往来,并保持旺盛的势头,而且依旧“羽扇纶巾”、谈笑风生,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若从体裁上论,《大神们》该是随笔体,感性是其必然的风格。假如作为观照网络文学现场的一种方法,似乎这种写法也可以套用网络小说中的一种类型来称呼:“行业文”,是用随笔的方式写网络文学这个行当里的生,但同时折射出的则

据说,现代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人,业已成长为一个极其独特的物种,小说家闭门独处,“已不能通过列举自身最关切的关怀来表达自己,他缺乏指教,对人亦无以教诲。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传与交流之事推向极致。囿于生活之繁复丰盈而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在这个方向上,不少小说变成了对人性黑暗挖掘的利器,设定各种各样的困境来探测人内心的幽微复杂,整体上住往色调昏暗、行文晦涩,并用此方式来表达写作者对人性暗面“发现的惊喜”,以此展示自己的高明或洞察。对小说的这一认识不应受到过分质疑,甚至这正是小说不断发展的标志之一。与此同时,大概也不应忘记,小说仍然存在一些不同的方式,并非只有这样一条通途。

翻开赵剑云的短篇小说,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以上关于现代小说的说法在这里并不适应,甚至有些反其道而行之——家长里短,针头线脑,男男女女,离合复合,忠诚与背叛,误解与原谅,漫长的生活,绵延的人世……不像现代小说里的密室设定,只有少数几个人在方寸之间清冷相对,倒是清早起来推开窗户,窗外的市声突然涌进来,带着人群的嘈杂、无序、拥挤、熙攘、温度、生机。你不知道该喜欢还是排斥,似乎有些不尽人意,却又觉得这才是整全的人间,那些不免有点油腻的烟火气里,含着对不满的人生所怀的千岁忧,却又对这千岁忧不怒不躁,化而为一寸具体的生活。

不只如此,赵剑云的小说中似乎还有一种在现代小说中消失已久的教诲意图,有意引导人走向一条健朗的生活之路,就仿佛传统中那些“讲故事的人”:^①“无论哪种情形,讲故事者是一个对读者有所指教的人。如果‘有所指教’今天听起来陈腐背时,那时因为经验的可交流性每况愈下,结果是我们对己对人都无可奉告。说到底,指教与其说是对一个问题的回答,不如说是对一个刚刚铺展的故事如何继续演绎的建议。要寻求指教得先会讲故事,编织进实际生活的教诲就是智慧。”不妨说,在这些编织进实际生活的教诲中,“或明或暗地蕴含着某些实用的东西”。

在赵剑云的小说中,这些实用的东西是什么?认真检视小说中的教诲主题,仍然跟热腾腾的市声有关——人生路上遇到了障碍,不要只是牢骚抱怨;无论情形看起来多么不妙,最好能保持乐观;意识到了别人的善意,希望可以知恩图报;看到了别人的困难,或许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施予帮助;别人犯下了错误,在合适的时机之下应予谅解;在爱情或婚姻问题上遭遇失败,避免在极端心情之下走向绝路……是的,看起来似乎显得缺乏必要的深刻,却难得保持了一种清澈的感觉,“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习惯于现代小说的人或许会追问,这样清浅的教诲,跟 we 有什么关系呢? 嗯,就拿《雨天戴墨镜的女人》举例吧。一个在生活中遇到了重大挫折的女性,准备去中山桥投河,雨天坐上了潇扬的滴滴车。潇扬的世界观很简单,比如他在日记里写下,“我必须接受生命中不能如愿以偿的事”;比如对随意给他差评的女顾客,他非常生气,心里默默质问:“你心情不好,就要否定全世界吗?”比如看到这个坐上他车子的显然遇到困难的女人,他觉得“既然遇上了,就得帮一把”。于是,他一边通过聊天缓解女人的极端心情,一边在交谈中询问了女人家所在的位置,并自作主张把车开到了她家门口。到最后,女人走出心理困境,对潇扬说:“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会遭遇什么,但我从来不会随波逐流,我还是会努力……”

女人遇到的问题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潇扬的善意看起来也没有什么起眼的地方,絮絮叨叨的谈话也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就是在这琐琐碎碎、平平常常的对话和行投里,那个陷入困境的雨天戴墨镜的女人免于死亡——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件很大的事吧? 或许作为生活中的普通人,没有人有能力强烈改变自己或别人的命运,但那些慢慢累积起来的善意或者恶意,那些有意或无意的正向或反向的行为方式,最终会促成一个人开始时预料不到的善果或者恶果。如果我们从小说中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尽己所能释放哪怕是微弱的善意,是不是已经算是够出色的教诲了?

或许根本不需要把问题扯到教诲上去,就赵剑云来说,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小说背后的写作者,有一些现在早就很少有人相信的对人生的基本认识,比如她希望可以遇到困境时保持乐观,比如不管遇到任何问题人都该好好对待自己,比如她相信学习能让人变得出色,比如她觉得无论有什么理由都不该去伤害任何人,比如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活着……也就是说,在这些小说里,存在着一个“对的世界”,人只要回归正确的轨道,生活就显现出可见的生机,不再是荒芜一片。在这个意义上,赵剑云的小说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尝试,一种纠正现代困惑的有益尝试,即纠正人们越来越深入地陷入的“相对困境”——“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以尝试的方式出现,赵剑云小说中对人生的朴素认识和针对相对困境的书写,并非自觉的选择,更不是出于投喂鸡汤的需要,毋宁说这情形更可能来源于一颗淳朴的心——市声携带的嘈杂已经来到了人身上,但并没有影响那颗淳朴的心对世界的反应,即便有时嘈杂到吵闹,有时烦恼到近乎绝望,那单纯的心思也不会跟着改变。在如此单纯的心思里,所有人世的繁复都经过了净化,甚至伤痛也不是笼罩着惨兮兮的气氛,而是成为某种值得珍重面对的经历,人在其中感受到的疼痛,也是伤口经过消毒后清晰的疼痛感,我们都知道此后将是慢慢的愈合。

想来也不必过于强调,朴素和单纯并不就是简单,在赵剑云的小说世界里,死亡、伤痛、背叛、误解、辛劳并没有消失,甚至还是她作品的起点或核心。只是,赵剑云没有让这些市声中的错杂部分停留在那里,而是用自己的力气试着理解、消化、洗涤这一切,从而把这一切携带的生活的艰难、人心的难测、命运的不公置放在变化之中,在不断的变化中体会市声中的生机,如同不腐的流水,奔流向前:“有些事不要放在心上,就像流水一样,让它从我们心里流走,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样我们的心永远都是清清澈澈的。”

(作者单位:上海文化杂志社)



是作者的襟怀。作者的“初心”已在书中言明:“从一时代的英雄那里可以听到天地命运的声音,看见人文流变的格局。”他又说:“有很多不得不做的事情上走着我们的生人,初心这个东西,维持住艰难,但维持住了依旧说就是当年那颗初心未变,这种纯粹更谈何容易。”网络文学20年风起云涌,宏观的历史自不在话下,而支撑宏大历史的是,是键盘上落下的一字一句,是每一位作者、读者和业界人士的勤勉努力,当中肯定包含着无比细腻的人生感受,夏烈的文字多少替这行当中的人吐露了一些心声。这部书中显露出来的情怀,是一种可以激荡人生的“意气 and 燃情”。

(作者单位:保定市文联创作室)